

论爱默生的“自立”概念

尚新建

[北京大学 北京 100871]

关键词：自立；自我；生命之流；超验主义

摘要：爱默生塑造“美国人”的全部秘密皆隐藏在他的“自立”学说中。甚至可以说，美国乃至美国人的伟大生命力和创造力，便发源于这种学说。这不仅因为爱默生的“自立”概念蕴含了美国人独立自主、乐观向上的自强精神，更重要的是，其中隐藏着深厚的宗教内涵。正是这种宗教内涵，成为美国民族和美国人民的精神支柱，为他们的生存提供了强大的精神动力。本文探讨和分析了“自立”学说的宗教内涵，进而揭示其何以成为美国人的生命之源，如何奠定了美国实用主义宗教哲学的出发点和基本倾向。

中图分类号：B712.4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7511(2009)05-0003-08

20世纪末，魏斯特（Cornel West）为美国实用主义勾勒了一幅完整的谱系，在学界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其中，他将爱默生奉为实用主义的先驱，声称“爱默生是实用主义传统的真正起点”。^{[1] (16)}其理由在于：“爱默生不仅预见美国实用主义的各种主要论题，更重要的是，他开创了文化批判的一种理智风格，允许并鼓励美国实用主义偏离欧洲的哲学主流”。^{[1] (19)}换句话说，正是由于爱默生的创造，实用主义才成为美国人的哲学，并打上了“美国制造”的醒目标记。如果说，美国独立战争使美国人最终摆脱了英国的殖民统治，那么可以说，以爱默生为起点的实用主义及文化改革思潮，则使美国人最终摆脱了欧洲观念的束缚，形成自己独立的国民精神和文化品格。正如豪（Irving Howe）所指出的：“过去华盛顿与杰斐逊在制度方面获得的成就，现在爱默生在精神领域得以实现，并

因而渗透于文化生活。”^{[2] (122)}前者立国，建立了民主共和国；后者立人，改造了个人的灵魂。

解放思想，创造新人，是爱默生为之奋斗一生的使命。他清楚地意识到，一个国家或民族的独立发展，一个人的生存与自我实现，不能仅凭政权制度的建立与维护，更不能依靠传统与习俗，最重要的则是要挣脱观念的枷锁，发挥每个人久被压抑的天性，释放内心的伟大创造力。政治革命确实使美国获得了独立，但是，美国人民的“社会交往以及理智生活，仍旧系结在英国的思想上”，继续遭受欧洲传统观念的压迫。正是爱默生“斩断了这根缆绳”，让美国人民“有机会去领略大海的风险与荣耀”。^{[3] (114)}结果，他被公认为美国现代的第一个公共知识分子，“爱默生”这个名字也成为“美国”价值的象征。

那么，爱默生是如何斩断缆绳，塑造

收稿日期：2008-08-01

作者简介：尚新建，男，哲学博士，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

出“美国人”的? 笔者以为, 其全部秘密皆隐藏在爱默生的“自立”学说中。甚至可以说, 美国乃至美国人的伟大生命力和创造力, 便发源于这种学说。这不仅因为爱默生的“自立”概念蕴含了美国人独立自主、乐观向上的自强精神, 更重要的是, 其中隐藏着深厚的宗教内涵。正是这种宗教内涵, 成为美国民族和美国人民的精神支柱, 为他们的生存提供了强大的精神动力。本文试图通过探讨和分析“自立”学说的宗教内涵, 揭示它何以成为美国人的生命之源, 如何奠定了美国实用主义宗教哲学的出发点和基本倾向。

一

爱默生的所谓“自立”意味着什么?

从字面上看, “自立”(Self reliance)的意思是不依赖于他人, 亦不依赖于外部权威, 而完全相信自己, 单凭自己的力量而生存。一句话, 自立就是依靠自己。爱默生自己似乎也有这个意思。他在“自立”一文中指出: “虽然全能的宇宙充满了对人有用的物产, 但是, 即使一粒稻谷也不会从天上掉下来, 唯有在上天赐予的田地上辛勤耕作, 方能获得果腹之粮。人身上蕴藏的力量本质上是新的, 除了自己, 任何人都不知道他能做什么, 他自己也只有尽力试过以后才能知道这些。”^{[4] (P48)}然而, 这个定义(如果是定义的话)过于含糊。因为我们仍然不知道, “依靠自己”意味着什么? 按照一般的理解, 人由身体和心灵两部分组成。那么, 依靠自己生存究竟是凭借自己的体力, 还是凭借自己的脑力? 或者二者兼而有之?

有学者认为, 爱默生的“自立”一文只是笼统地运用了“自立”概念, 但在其他地方, 他的确区分了心灵与行为两个方面。因此, 可以将他的“自立”分为两类: “心灵的自立”(mental self-reliance)与“行为的自立”(ac-

tive self-reliance)。^{[5] (P728-29)}前者指“思想的”和“理想的”作用, 强调精神生活; 后者则指独立的实践活动, 强调现实生活。这种区分尽管不完全等同于前边所说的“脑力”与“体力”, 但仍然包容了它们。

这种区分至少可以帮助我们理解爱默生的“自立”。从他的第一组随笔可以看出, 他更强调“心灵的自立”, 即依赖于人的思想。爱默生的“自立”一文明确指出: “相信你自己的思想。相信你个人内心深处的真理也是所有人的真理——那就是天才。说出潜伏在你心中的确信, 它将具有普遍意义。”^{[4] (P47)}显然, 爱默生鼓励我们用自己的头脑思想, 用自己的眼睛观看, 到自己心中去寻找真理, 自己选择, 自己负责。尽管在爱默生的眼里, 思想是“世界上最艰巨的任务”, 但他仍然强调思想。思想是爱默生所谓“天才”的一个重要因素。在爱默生看来, 单纯的物质生活根本不是生活, 而是因误诊导致的慢性死亡。有思想的人才能自己创造生活, 自己去体悟世界和解释世界。从这个意义上说, 自立就是解放思想, 自立就是自信(self-truth)。思想之所以重要, 心灵的自立之所以高于行为的自立, 其原因在于思想与真理是密切联系在一起的。“真理是我们生活的要素, 然而, 如果一个人把注意力集中在真理的一个方面, 而且长期执此一面, 那么真理就会被歪曲, 真理将不再是真理, 而转变成荒谬了。”^{[6] (B15)}就思想的目的而言, 自立的核心是如何正确地接触真理, 获得真理。因此, 严格地说, 自立不是一种特定的原则或价值, 而是一种思想方法——探索真理的方法。自立是一个过程, 并非静止的状态, 它要不断地去创造, 去追求。追求不是出于外, 而是入于内, 到内心深处。这是自信的源泉所在。因此, 爱默生说: “一个人就是一种方法, 一种渐进的安排; 也是一项遴选原则, 搜集与他相似的事物, 无论他走到哪里。在环绕四周的纷杂事物

中，他只选择自己的东西。”“你的心认为伟大的东西必定伟大。灵魂的强调总是正确的。”^{[6] (P37)}

然而，我们习惯于人云亦云，随波逐流，顺从外在的制度和权威的教条。这正是人们缺乏自立，不愿独立思想的症结所在。爱默生在“自立”中谈到人们不敢自立的两个原因：首先，为社会舆论所左右。“他的言行一旦博得喝彩，便成为一个囚徒，看管他的正是众人的好感与恶感，他们的反应现在必须予以考虑。”^{[4] (P49)}众望所归的企图每每使人脱离自我，归顺社会。“社会处处阴谋反对每个成员的刚毅之气。社会是一家股份公司，公司的成员达成一项协议：为了确保每个股东有饭吃，必须取消食者的自由与教养。最需要的美德是顺从。自立则遭受白眼。社会喜欢的是名不是实，是常规不是创造者。”^{[4] (P49)}你要独立自主吗？那就看看世人给你的脸面吧：横眉冷对，怒目切齿。其中甚至包括你的亲朋好友。其次，要求前后一贯。过分看重过去的言行，生怕有什么僭越和冲突，瞻前顾后，忐忑不安，以避免“出尔反尔”、“翻手为云，覆手为雨”的责难。在这种念头的扰动下，该说的不敢说，该做的不敢做，为一种不良习惯而违背自己的本性。所有这些，都是依从外部权威，放弃自己的思想自由的表现。

爱默生在谈及压迫自立的外部权威时，其矛头直接指向了教会宗教，因为教会宗教是自立的最大敌人，是束缚人们思想的最大枷锁。思想解放就要求首先应该从教会中解放出来。因此，自立就意味着摆脱教会学说、教会崇拜、教会礼仪和教会祈祷。在爱默生看来，教会宗教削弱之日，就是自立出现之时。1832年10月28日，爱默生辞去波士顿第二教堂的教职，这标志着他与教会宗教的彻底决裂。他认为，人的自我有可能为教会所吞噬。“如果你维护一所死气沉沉的教会，为僵死的圣经公

会效力，追随一个庞大的政党，投票赞成政府或反对政府，像卑贱的管家婆一样铺桌子——在这一切的遮掩下，我很难发现真正的你：有多少精力逃离了你的生活”。^{[4] (P51)}甚至宗教教义也可以束缚人们的信仰。因为理论一旦制度化，思想便走向僵化。外在形式扼杀了思想的生命。思想是活的，不断运行着，无形无象，包容在外壳里必将窒息而死。任何时代的教义都不可能适用下一代。假如新的一代一丝不苟地恪守老一代的教条，遵行老一代的礼仪，宗教的本质便丧失殆尽，崇拜者便会失去信仰的源泉。在爱默生看来，基督教“之所以优于其他体系，之所以被人们奉为神圣的东西，正是由于它是一种道德体系。它向人们展示：真理就是他们自己的理智；它告诫人们：实用就是它们自己的理由。……所有赞美自身的行为就是信奉基督的行为，所有贬责自身的行为就是非基督的行为”。^{[7] (P282-1283)}心灵的自立应当体现自我的精神，精神不能以任何形式传递，凝固的宗教教义必然违背宗教精神。

显然，爱默生的“自立”概念蕴含着某种宗教批判：外在的宗教权威扼杀了宗教；脱离自我的宗教是虚伪的。由此得出的合乎逻辑的结论必然是：真正的宗教应该到自我的思想中寻找，到自我的灵魂中寻找。问题在于，摆脱外在的权威能否保留宗教（基督教）？我们心中的宗教以什么形式存在？有什么根据认为上帝在我们心中？我们如何与心中的上帝接触？爱默生的这种宗教意义何在？

还是让我们回到“自立”的概念。

二

根据前面的分析，自立所依赖的对象主要是人的思想。而且，这种思想并非是凝固不变的概念或观念，而是指自我的思想过程。需要进一步理解的是，这种思想

从何处发端? 具有怎样的性质? 问题的关键仍是追溯本源的自我。根据爱默生的说法,“我们一旦开始探索自信的理由, 所有原创行为产生的魅力便大白于天下。谁是被信赖者? 什么是普遍依赖赖以成立的原始的自我? ……这种探索使我们追本穷源, 我们立刻发现天才的本质, 也是德性和生命的本质。我们称之为自发性或本能。我们用直觉(Intuition)表示这种原初的智慧, 尔后的教导统统是传授(Instructions)”。“这里是行为和思想的源泉。这里是产生灵感的肺腑, 给人以智慧, 只有不信神和无神论才予以否认。”^{[4] (P156)}不难看出, 直觉不仅是自信的依靠, 也是宗教的源泉。直觉为每一个人提供了接受神谕的条件, 让每一个人都有可能窥见上帝的容颜。于是, 宗教成为人的内心体验。所以, 爱默生说:“宗教在心灵上不是轻信……不是形式。宗教就是生活。它是人的有序和健全。它不是需要增加或需要补充的其他东西, 而是你原有那些能力的新的生活。它是正义, 它是热爱, 它是侍奉, 它是思想, 它是谦恭。”^{[8] (4.27)}为此, 爱默生重新规定了宗教的起源和性质: 宗教是人的生活 and 人的体验。如果从这个意义出发, 就不难理解, 爱默生的自立何以批判教会宗教, 同时又维护了宗教。

爱默生的宗教定义反映出他的超验主义(Transcendentalism)立场。超验主义是19世纪中叶发生在美国新英格兰的一场思想运动, 涉及哲学、神学、文学、艺术、政治和社会改革等各个领域。其宗旨是继承欧洲的浪漫主义传统, 倡导个人的独立性和创造精神。之所以用“超验”一词, 是沿袭了康德的用法。康德证明, 有一类“重要观念, 或命令形式, 它们的产生不凭借经验, 相反, 经验的获得必须通过它们。这些东西就是心灵的直观”。康德也将它们称作“超验形式”。爱默生据此断言: 凡划归直觉思维的东西, 都可以称作超验的。

与康德不同的是, 这里的“直觉”比康德的范围宽泛得多。从这个意义上说, 超验主义的特征是突出直觉的主导地位, 赋予人心以神性, 坚持个人良心的权威, 肯定个人体验在整个生命过程中的意义和自主性。基于这种理论, 美国超验主义一开始便刻有鲜明的宗教烙印。它不满于传统宗教日趋理性化, 坚守僵化的教条, 对生活缺乏积极的态度。其矛头指向狭隘的加尔文主义和唯一神教。直觉为超验主义提供了一种有力的手段, 使它有可能重新定义宗教, 使神一人在自我中合一, 让人在自身的生活中体验上帝的启示。在爱默生看来, 直觉就是宗教的本质。直觉本身是普遍的、神性的, 直接源于灵魂。直觉高于理性, 直觉把握整体, 直觉给予直接的宗教体验, 直觉是信仰的居所。从历史上看, 超验主义正是运用直觉的武器, 最终将美国的宗教意识从加尔文主义和唯一神教中解放了出来。

新的宗教“不想高谈阔论, 故弄玄虚, 也不想变着法儿地重复几个命题, 而是在可能的情况下表现一种精神, 提高人们的精神境界, 恢复他们的宗教情感, 给人以崇高的目标和纯洁的快乐, 擦亮内心的眼睛, 使生活有条不紊……使实践力量和思辨力量和谐统一”。^{[7] (P1292)}人通过内心之眼看到上帝, 人返回自身的同时走向超越。因为上帝在人心。爱默生在日记中写到:“愿神保佑那一天到来, 年轻人发现‘内在(Within)与超越(Above)’是同义词。”^{[8] (4.365)}自我可以在内心中获得宗教理解, 个人的体验高于外部的权威, 其根据就在于“内在与超越”同一。神圣心灵注入我们的心灵。当我的思想进入无限之中, 所有卑下的自私都消失殆尽了。“我变成一只透明的眼珠。我是虚无, 却看见了一切。宇宙之在(the Universal Being)的潮流环绕着我穿越而过。我成为上帝的一部分或

一分子。”^{[4] (P24)}这不仅让人想起奥古斯丁的上帝之圆，其圆心无处不在，其圆周到处不在。“眼睛是第一个圆。它所形成的地平线是第二个圆……它是世界密码的最重要的符号。”^{[4] (P68)}因而，“我实质上就是上帝。我也是墙边的一棵野草”。^{[4] (P71)}传统基督教主张神人二元论，爱默生则试图模糊二者间的界限，认为神人是同一个东西，但也是绝对的他者。

可以看到，爱默生用透明眼珠的隐喻强调上帝的内在性，强调自我内心的启示。这正是自立原则得以成立的保障。自立就是要求个人开拓内在的神性。这种观点与传统基督教形成了尖锐对立，冲突的焦点围绕着耶稣的性质问题：耶稣是人还是神？在爱默生看来，传统基督教过于宣传耶稣的神性，忽略了他的人性，结果逐渐把耶稣变成形而上学的偶像，误导了信徒的信仰。他说：“从现在流行的信仰看，相信基督教就是不相信人。他们把基督当作圣主，而不是兄弟。基督颂扬人的伟大，我们却只听见基督的伟大。”^{[8] (S. 459)}在传统基督教那里，人与基督两分，甚至对立，基督成为绝对的他者。人不再倾听自己的心声，而是去聆听他者的命令。他者的世界取代了自我的主体地位，自我丧失其能动性，必须到自身之外寻求生活的意义。传统基督教把耶稣“从人类的朋友变成人类的伤害者”，变成“专断的君主”。^{[4] (P06)}其实，耶稣的伟大恰恰在于他确认了人的伟大，确认了人同时具有神性。“耶稣基督属于真正的先知民族。他清楚地看到灵魂的秘密。他为灵魂的和谐所吸引，为灵魂的美妙所陶醉。他生活在其中，那里拥有他的生命。”^{[4] (P05)}耶稣是人，但是个圣人，因为他意识到自己有神性，知道自己是内在与超越的统一。“他说：‘我是神性的。通过我，上帝行使他的神力；通过我，上帝发布他的神谕。你想见上帝吗？那就看看我吧；或者看看你自己，只要你也像我现在一样

思想。’”^{[4] (P05)}在爱默生眼里，耶稣根本不是救世主，而是言说者（Sayer），其言语渗透着神的普遍性和神一人的同一性。言语是形体化的意义，耶稣作为言说者，将通过语言而不断变化。因此，耶稣的自我彰显既不是训导，也不是示范，而是完善自己的内心生活，即与神同一。这种同一是“我内心的真实”，是自我能够亲自体验的一种实在。

三

爱默生的宗教还有另一个特征，即强调创造精神，展示生命的流变。

创造性正是“自立”概念的本质。依赖自己要求充分开发自我的潜能，发挥自我的独创精神。爱默生的“自立”一文指出：“当善接近你，当你拥有自己的生命，就不能依靠已知的或惯常的方式。你找不到别人的足迹，看不见别人的面容，听不见任何名字——道路、思想、善都将是全新的。没有任何先例和经验。你的路从人那儿开始，却不是到人那儿去。”^{[4] (P58)}路靠你自己走，你的未来只有靠你自己开创。“有用的只是生命，而不是已经生活过的。”^{[4] (P58)}因此，爱默生要求人们按照自己的意志独自行事，别去模仿他人，甚至不要去步那些大人物的后尘。模仿不可能超出原型，模仿者绝没有给自身留下希望。前人只为他们不容替代的本质而存在，我们也将为我们独特的本质存在。创新就是本质的体现，创新完全由本性使然。“去在”（to be）就是生活，“去在”就是创新。

这种创新之路也就是爱默生的信仰之路。上帝就是生命，上帝就是存在的本质。“哪里有生命，哪里就有上帝，宇宙从这儿扩展自身，如同从一个圆心向外无限扩展。”^{[8] (4.77)}正如巴里诗（Evelyn Barish）评论的，在爱默生眼里，“凡活着的就是善；

凡僵死的就是恶,原因就是因为他僵死的已经死了”。^{[9] (P245)}如果像传统基督教那样,把耶稣奉为偶像,把奇迹、先知和启示统看作曾经发生的事件,那么,对我们现在的信仰有何帮助呢?这种东西给我们提供的是上帝“曾在”,而不是上帝“在”;是上帝“曾说”,而不是上帝“说”。耶稣的象征不是让人去信仰某种人,更不是去信仰死人,而是鼓励人们去信仰人本身,信仰自我和无限的灵魂。所以,爱默生说,历史既不描述过去,也不是真理的源泉,“所有的历史都是主观的;换句话说,没有严格意义的历史,只有传记。每个心灵必须亲自汲取教训”。^{[9] (P15)}人只有在自己的生活中,才能体悟到上帝的神圣,才能让耶稣的教诲变成活的美德,启示总是“新的”启示。意识到上帝就是意识到自我,认识上帝就是认识自我。从这个意义上讲,宗教信仰是活生生的体验,是个体的一种动态过程,是不断地追求无限、永恒和神性。所有这些并非外在的信仰对象,必须对它们顶礼膜拜。它们的实在性植根于个人的内心,是个人创造世界、决定自己命运的无限力量和自由意志。换句话说,尽管它们原本都是个人的特性,但也必须通过个人的创造精神和自由意志才能经验到。自我的重新创造就是上帝的彰显。甚至可以说,爱默生全部宗教哲学的核心,就是表现个人的这种创造意志。

爱默生从这种创造精神出发,重新解释了救赎(Salvation)的意义。爱默生向往一种“确实的救赎”(assured salvation),其特征是强调信仰而不是恩典,要求主要依靠个人的创造力量。在他看来,奥古斯丁将“识善”与“行善”的能力归于恩典是一种错误,因为,尽管意志力与行为力都源于上帝,但它们的使用却取决于人的自由选择。个人的能力创造了救赎的条件。救赎是每一个人的任务。耶稣给我们的启示就是他的创造生涯,即作为教师和诗人

的生活,这就是走向救赎的宗教生活。因此,救赎不是承诺来世的奖惩,而是激活内心上帝的过程。爱默生从耶稣的生活中看到:“他……能向我揭示我自身性质的最大秘密……这就是我说耶稣是救赎的开创者和完成者的意思。”^{[10] (P96)}人性在无限发展之中,人性的这种无限和永恒是上帝的体现。反过来说,上帝是人性中无限和永恒的层面。人如何才能得救?爱默生回答:按照自我确定的是非观行事。宗教情感就是体验为动态信仰的道德情感,宗教生活就是遵从内心上帝的命令。神圣在个人心中,认识到这一点正是宗教的体验。

四

然而,当人们回到自我,进而当自我利用自由意志追求上帝时,他凭什么说他把握的是真神?有什么途径保证他与神相遇?这在爱默生的“自立”学说里,涉及自由意志与真理的关系问题,实际上也涉及自我的性质问题。

爱默生曾经提出小孩子的隐喻。他说:“小孩子从不为吃饭发愁,他们像王公贵族那样把一切都不放在眼里,从不说任何取悦人、奉承人的话。他们这种昂然自恃的派头,恰是健康的人生态度。”“孩子在客厅里就像剧院后排的观众,无拘无束,无牵无挂,躲在自己的角落里观察眼前的人与事,用孩子的是非观念做出判断,简然而快捷:他们有的好,有的坏,有的十分有趣,有的傻里傻气,有的富于雄辩,有的令人讨厌。他不考虑后果,不计较得失,所以能做出独立而真实的判决。”^{[4] (P49)}这个隐喻揭示了人性的一种中立态度,自由意志没有任何条件。当依靠自我时,并非从私人的利益出发,并非固执个人的偏见,甚至应该从自己意识的囚牢里解放出来,像孩子一样纯真无邪。自立的本质在于自发性,发自主人的天然本性。爱默生用孩子

的天真无邪暗示“悬置”先前的所有原则和标准，放弃一切理论教条和道德规范，返回本真之我，这样才能做出真实的判断。这里的所谓判断严格说来根本不是判断，因为在这里，“我既没有肯定，也没有否定。我站在这儿揣摸着事情的真相。我在这儿凝视（consider skœ n）、凝视事物如何所是”。^{[11] (4 156)}雅各布森（David Jacobson）认为爱默生的这个隐喻运用的是“现象学方法”。^{[12] (P35-38)}

我们前边引录的“透明眼珠”的比喻似乎更清楚地说明了爱默生的意图。爱默生之所以强调眼珠是透明的，目的在于将“自我”置于中立地位，甚至有“虚无”之感，即对事物没有任何干预和影响，还事物以本来面目，“回到事物本身”。意志越自由，人越能摆脱次生之物的拖累，越能以纯真无我的态度观看事物。在这个意义上，自我相当于无我。

不过，无我并不等于纯粹的无，恰恰相反，无我体现了自我仍在起着作用。因为视野划定的圆圈设置了自然得以表现的范围：万事万物统统纳入到自我的视域（horizon）内，同时也为自我的普遍性提供根据。眼睛的这种功能如同双刃利剑：有可能产生负面的效应，使视域固定，使变幻不定的自然现象趋于凝固，将刚性的界限强加于自然，由此确立静态的价值结构；亦可能暗示必须不断前进，不断扩展，重新建立新的视域。正是在后一种意义上，爱默生再三强调：“人没有稳定状态”；“在我背后没有过去”；“生活就是一系列的惊诧”；“不断努力让自己超越自己，在最后的高度上更上一层楼”。^{[4] (P68-178)}人的生命就在于这种创新，自由意志要求打破所有限制。每一个行为都将开辟新的视域，将过去纳入新的价值。因此，圆圈在不断地画，圆周在不断地扩展。“我们一生都在学习这样的真理：围绕每一个圆圈可以再画一个圆

圈。”^{[4] (P68)}所以，“对我们来说，没有界外，没有围墙，没有圆周”。^{[4] (P70)}可以看到，自由意志的作用不仅是让自我返璞归真，返回本真之我，而且，它也不断地开辟着新的天地，将自我推向世界的最边缘。正是在有与无、有限与无限的交汇处，我们与上帝会面。为了与上帝同在，自我必须始终赶在风口浪尖，紧紧抓住生命的感受。自我就是流，是生命之流，是生活的经验之流。

五

从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出，爱默生的“自立”概念包含以下几点要旨。

1 反对传统的、制度化的正统宗教概念，其原因在于正统宗教要求外在的上帝和圣经的权威，用僵死的教条压抑个人的创造精神。这样的宗教往往强调教会的崇拜、礼仪和教义，却忘记了最根本的东西：宗教信仰发自内心的内心。

2 宗教的本质是内在与超越的统一，是人的生活和内心的体验。如果我们运用自己的直觉能力，就会发现上帝在我内心，神一人是同一的。因此，人应该追求内心的启示，体悟自我的神性。

3 宗教信仰并非崇拜静止的偶像，而在于创造自己的生活，因为信仰是活生生的动态过程，是生命的更新。宗教信仰应充分发动自由意志，不断开创未来。自我的重新创造就是上帝的彰显。

4 越是充分发挥自由意志，自我越能充分感受到内心的神性。自由意志不仅保证我们信仰的真诚，而且给信仰以无穷的动力。

仅从爱默生使用的批判性语言便可料到，他的宗教思想必然会冲击正统神学，引发保守教会的激烈反抗。事实的确如此。他不仅被教会视为仇敌，且被哈佛神学院拒之门外达30年之久。他自己曾写道：

“我发现自己一下子被捧到异端的位子上。”^{[4] (P17)}不过,笔者认为,爱默生的意图并非反对宗教,并非背叛基督教,而是作为一名虔诚的信徒,试图改造基督教,以拯救日益衰微的信仰。他的“自立”学说不是提倡世俗化,而是想把人宗教化,神圣化。所以有人说,他的自立原则是一种宗教原则。但是,应该指出的是,他的宗教方向的确与传统大相径庭。倒不是因为激烈的语言,主要在于其背后隐藏的哲学原则。

爱默生的哲学从人的生活出发,反对传统形而上学的僵化结构,将人与自然、

人与神合而为一,给人的生命和人的活动以无限广阔的空间,赋予自我以动态的结构。其要旨在于把事物的性质和存在方式理解为开拓和创造,这就是活生生的、自由的生命过程。就是人们的经验和劳作。自然、社会和自我都将在这种变化和挑战中形成和发展。人活在现实中,自由地进行选择,同时又能聆听神灵的召唤,择善而行。从这种立场出发,爱默生创立了一种“美国宗教”,在个人自立的基础上,以解决传统宗教的矛盾,即表现生命过程的个人信仰如何与外在的、稳定的信仰对象相和谐。

参考文献:

- [1] Come West. The American Evasion of Philosophy: A Genealogy of Pragmatism [M]. Madison: The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Press, 1989.
- [2] Irving Howe. The American Newness: Culture and Politics in the Age of Emerson [M].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6.
- [3] J. M. Robertson. Modern Humanists [M]. Port Washington, N. Y.: Kennikat Press, 1968.
- [4] Emerson. Selections from Ralph Waldo Emerson [M]. ed. by Stephen E. Whicher. Boston: Houghton Mifflin & Co., 1957.
- [5] George Kateb. Emerson and Self-reliance [M]. California: Sage Publications, Inc., 1995.
- [6] Emerson. The Works of Ralph Waldo Emerson: Essays First [M]. Boston: The Jefferson Press, 1883.
- [7] 波尔泰. 爱默生集 [M]. 赵一凡, 等译. 北京: 三联书店, 1993.
- [8] The Journals and Miscellaneous Notebooks of Ralph Waldo Emerson [M]. ed. by William H. Gilman et al. The Belknap Press of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60-1970.
- [9] Evelyn Barish. Emerson: The Roots of Prophecy [M]. Princeton, N. 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89.
- [10] Young Emerson Speaks: Unpublished Discourses on Many Subjects [M]. ed. by Arthur Cushman McGriffitt. New York: Kennikat Press, 1968.
- [11] Emerson's Complete Works [M]. ed. by Edward W. Emerson. Boston: Houghton Mifflin & Co., 1883.
- [12] David Jacobson. Emerson's Pragmatic Vision: the Dance of the Eye [M]. Pennsylvania: The Pennsylvania State University Press, 1993.

■责任编辑 / 卢云昆

ABSTRACTS

On Emerson's "Self-reliance"

SHANG Xin-jian

Emerson's key to modeling the typical American people finds expression in his doctrine of "self-reliance" and it might be safe to say that the great vitality and creativity of USA and the American people has its origin in this doctrine. Emerson's doctrine of "self-reliance" embodies not only the American spirit of self-reliance and optimism but also rich religious implications which are the spiritual pillar of the American nation and the motive power for their survival. The paper discusses the implications of his spirit and reveals their influence as both the motive power of the American people and the starting point and general orientation of the religious pragmatism of USA.

On "Ontisch": An Important Concept in Heidegger's Philosophy and its Translation

SHU Yuan-zhao

"Ontisch" is an important concept in Heidegger's philosophy whose different translations and understandings will lead to different interpretations of Heidegger's philosophy. In China "ontisch" is usually translated into "at the level/state of Seinde", which is the preference of the Chinese translator for "Being and Time". In Heidegger's philosophy "ontisch" as an adjective can be followed by such nouns as "research", "finding", "science" or "concept" which are related to "Seinde" but "ontologisch" is related to "existence of Seinde", referring to either the understanding of Seinde by a certain research or science or Seinde as the research object. If "ontisch" is translated into "a study of Seinde" or "of the theory of Seinde", they might indicate the level of the study of Seinde but they are not applicable to the translation of such phrases as "die ontische Verfassung des Daseins" and "die ontische Struktur des Daseins" which refer to the state or structure of existence. If "ontisch" is translated into "at the level/state of Seinde", it fails to express the meanings of "state or structure of existence". "Sein" and "Existenz" in Heidegger's philosophy are different but such translations have reduced them to "Seinde" which will lead to misunderstanding. A correct understanding and translation of "ontisch" will help reveal the true meaning of Heidegger's understanding of existence or Sein.

Skepticism Based on Absolute Infallibilism A Case Study of the Cartesian Dream Argument

CAO Jian-bo

The Cartesian dream argument is one of the typical models of skepticism. The absolute infallibilism which is firstly and systematically produced by Rene Descartes is the foundation of skepticism. Studying the Cartesian dream argument will help reveal the nature of skepticism.

A Historical Study of the Theory of Names and the Theory of Descriptions

ZHANG Li-na

Russell adds the modern analytic philosophy to explain names and brings up the theory of descriptions. This theory is a new contribution but it provides only a static analysis and maintains isolated symbols after erasing individual objects. Kripke introduces the concept of possible world and the concept of cognitive subject, redefines the theory of names from the socio-historical perspective but he abandons the meanings of names. This paper holds that the possible world and the real world are on an equal footing and the achievements of the possible world can not be ob-